

心灵的皈依

——读杨晓奕的散文诗

李镇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。作家杨晓奕心中的那片海在桑岛。

桑岛在哪儿？龙口市的一个小渔村，是一个原生态的小岛，四面环海，仅2.5平方公里。小岛与陆地已经通航，岛上有600多户家庭，人口达2000余人。桑岛与陆地不连接，被大海彻底切断，完全漂浮在海面上，登陆桑岛需要坐船。岛上村民多以打渔为生，近些年也开发了养殖及旅游。

几年前，晓奕是在朋友的推荐下走进桑岛的。世间所有相遇，皆是必然。晓奕与桑岛结缘，是人生际会，是命运安排，冥冥之中桑岛在晓奕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。此后，晓奕多次登岛短居，为了心灵的皈依，也为了她敬畏的文字。她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桑岛慢慢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”

我专心阅读晓奕的散文诗，是个冬日的早晨。一场如约而至纷纷凛凛的大雪过后，雪霁天晴，天地欣然。置于案头的三期《散文诗》杂志，分别是2021年下半年青年版第2期、2022年下半年青年版第3期、2023年下半年青年版第10期，对应发表的文章是《与海厮磨》《一个人的岛上》《与桑岛书》。这三篇文章是近几年来晓奕在散文诗领域深耕细作结出的丰硕成果。

在我看来，散文诗《一个人的岛上》是晓奕的代表作，也是三篇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。这篇头题文章共分26个小节，全方位、立体化、多维度地记叙她“进岛一居住一离开”的全过程，生动地展现了她眼中的桑岛风采。

在岛上，晓奕租住在一处海边农舍里，享受着海岛人家原生态的人间烟火，品味着属于她一个人的孤独和美丽。

身在其中，用心体会。晓奕与桑岛终日厮守，相拥相依，心灵交融，迸发出灿烂的火花。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，细腻入微的文笔写出了一首首蔚蓝的散文诗。

晓奕在《一个人的岛上》创作谈中回顾这次采风之行说：“我的日常和三餐都

和这个岛上的渔民有关联，三次和他们朝夕相处，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生活的辛酸、劳累、快乐。我对岛上所有的一切都饶有兴趣，比如灯塔、火山岩栈道、海参养殖池……”

读了晓奕的散文诗，我也想起一片属于我的海，那是30年前我生活工作了7年的养马岛。虽然与海岛朝夕相处，终日厮守，但我却缺乏发现美的眼睛，又不具有传神的文笔，自然没有写出波澜壮阔的海。这是我与晓奕文学创作的差距，也是我由衷敬佩晓奕的地方。

2023年11月间，晓奕又一次涉足桑岛。她依然租住在海边的小房子里，依然一个人静静地审视这座岛，思考这片海。在她置顶的朋友圈里，我读到了她与桑岛厮守的日常：“和海鸥一起坐坐”“在桑岛靠包芸豆包子出名的诗人”“晾晒的海星星”“灯塔和天人菊”“我用蟹笼钓了条鱼，比他们海钓用鱼钩钓得还大。”

蜗居在桑岛租住的房间一角，晓奕写下这样的话：“那些真正让人变好的选择，过程都不会很舒服。唯有你内心足够渴望，你才有顽强的意志力支撑鼓舞着自己去坚持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阅读晓奕的散文诗时，我时常想起已故台湾作家三毛，想起她笔下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《哭泣的骆驼》等名篇……

晓奕出生于胶东半岛荣成市，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常在《星星》《散文诗》《诗选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，并多次在各项文学赛事中获奖。她是烟台市芝罘区诗歌学会副会长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行文至此，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我与晓奕的过往。

多年前，我经常在《烟台晚报》“烟台街”和“文学角”版块读到晓奕的文章。先是读她写的民俗故事，接着又读她写的诗歌，之后再读她写的散文诗。添加了QQ和微信好友之后，偶有交流。让我感动的是，2015年，我们相识不久，聊天时得知芝罘区作协有一本内刊《芝罘文

艺》。晓奕将手头存有的几本杂志寄送给我。当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深处一个景区供职。接到快递时，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。正因为有了晓奕寄送的《芝罘文艺》杂志，才有了我的几篇青涩小文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机会，继而认识了一众文友，并加入了芝罘区作协、芝罘散文学会大家庭，有了更多与文朋诗友学习、交流、提高的机会。

初冬时节，从晓奕经营的“海草房诗文”公众号里获悉，她的新作《与桑岛书》发表在新一期《散文诗》杂志上。这是晓奕连续三年在这本国内知名散文诗杂志发表作品，其写作实力和厚度毋庸置疑。

昨天，接到三本载有晓奕作品的《散文诗》杂志。诚惶诚恐拜读之余，才有了上面这些拉里拉杂不成熟的文字组合。

其实，写下上面的文字，我内心是忐忑的。我知道，我根本无法透彻领会晓奕对桑岛、对大海的深情厚谊，我的解读根本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堆砌的文字莫不是隔靴搔痒的无病呻吟。我一直觉得，世间所有的感同身受都是肤浅的。我单薄的文字永远不能抵达她心灵的港湾。

掩卷沉思，我的眼前幻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——

我的耳边响起钢琴王子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。我依稀看见晓奕赤足徘徊在松软如酥的海滩上，看鸥鸟翔集，览帆影点点，听螺号滴滴……

我的耳边回荡着台湾民歌《绿岛小夜曲》的优美旋律，我仿佛看见月光下、涛声里，晓奕独坐礁石沉思的样子，她是思想者、沉浸者、快乐者……

期待晓奕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诗。

黄海书评
本报与黄海数字出版社主办
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
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

新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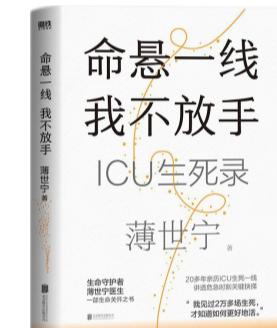


燕东园左邻右舍

作者：徐泓

出版社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的非虚构力作，让挂上“历史建筑”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，讲述1926—1966年小楼里的住户与往事。作者以特稿的笔法、详尽的史料搜集，以及对数十位燕东园二代的访谈实录，抢救对现场的记忆，抢救被淹没的历史——缅怀与致敬那一代学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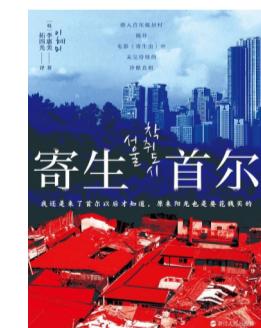
命悬一线我不放手

作者：薄世宁
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医三院重症医学科专家、生命守护者薄世宁医生重磅新作，一部生命关怀之书。

20多年ICU一线亲历，19个生死徘徊的真实故事。被丈夫放弃的妻子、唤醒孩子的母亲……他们经历病痛，却未曾放弃好好活着。

这些故事中，有人对疾病的逃避与抗争，有亲人的不舍和愧疚，还有危难时人性的幽暗与光辉。



寄生首尔

作者：[韩]李惠美

出版社：浙江人民出版社

首尔这座光鲜亮丽的大都市背后，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空间。一张由资本和贪婪人性织起的网，将无数都市贫民困锁于首尔心脏的狭小空间——蚁居村。

通过深入调查与一手报道，作者李惠美不仅揭示了这座大都市中蚁居村生态系统的秘密，更向我们展现了一部从釜山到首尔的个人奋斗史。

书斋夜话

丁新军

说起读书，我还是喜欢纸质书。一本书拿在手里，让人觉得踏实，仿佛知识就是这样看得见摸得着、有着沉甸甸的重量一样。纸质书伴随着我成长，对书的感觉已经沉淀在了生命里。

我最喜欢的读书方式是在空闲时间泡一杯茶，拿一本喜欢的书，端坐桌前，不受干扰地细细读慢慢品。此时读的每一个句子都特别清晰、特别有意味，只觉得书中仿佛有一股股纤细流沿着思维的脉络向我大脑里流淌，感觉真是特别好。

很早以前我是买书读，那时候钱紧，手头可供支配的只有一点零花钱。记得到书店买书时，还有点紧张、兴奋，心跳也加快了许多。买回来的书包上书皮，看的时候很珍惜很爱护，生怕弄脏了弄皱了，那时对书真是怀有一种很纯洁很美好的初心。

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在工作、结婚之后，读书的热情慢慢衰减。工

作忙了、家务事多了，书也就放下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参加了一次读书会，我突然受到了触动，“读书是一件多么好的事，不能这样丢了”。之后，我又捧起了书。

现在买书的钱是不缺了，但我买得少了，改成借书看了。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，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书买回来读一遍就放到书橱里不再翻看，总是种浪费。如果不是学者、专家等需要准备很多书以便随时查阅，借书看更适合，况且借书的趣味也有很多。

开始我有些贪心，一次办了三个借书证，妻子、孩子和我的。每次去借书我都揣着三个证，每个证可以借十本书，我找个大包，每次从图书馆回来，三十本精挑细选的书背在身上着实有些沉重。因为我看书很慢，在两个月的借期内一般连十本也看不完，于是就调整了一下，一次只借十本了。

我借的书五花八门，武侠、玄幻、言

情、悬疑、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漫画、书法等等。上午精神状态好，就看点需要动脑子的书，下午精神涣散，就看点好读的书。书也是随意摆放，书桌上放一本，客厅沙发上放一本，床上放两本，想看了随手拿起来。慢慢地妻子也习惯了，不再给我收拾。

有段时间，我曾琢磨为什么会放弃读书呢？可能是对读书的要求和期望太高，且功利心太强，老想着从读书中得到什么，如果得不到，就弃之而去寻求别的了。

如今我对读书很是随性，抱着一颗平常心细读慢品。就像我打篮球，并没想着以打篮球为职业，只是因为对打篮球感兴趣，能锻炼身体，这就足够了，又像我种花，只是喜欢。这样，读书不是离我远了，而是离我近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，见仁见智，没有哪个最好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